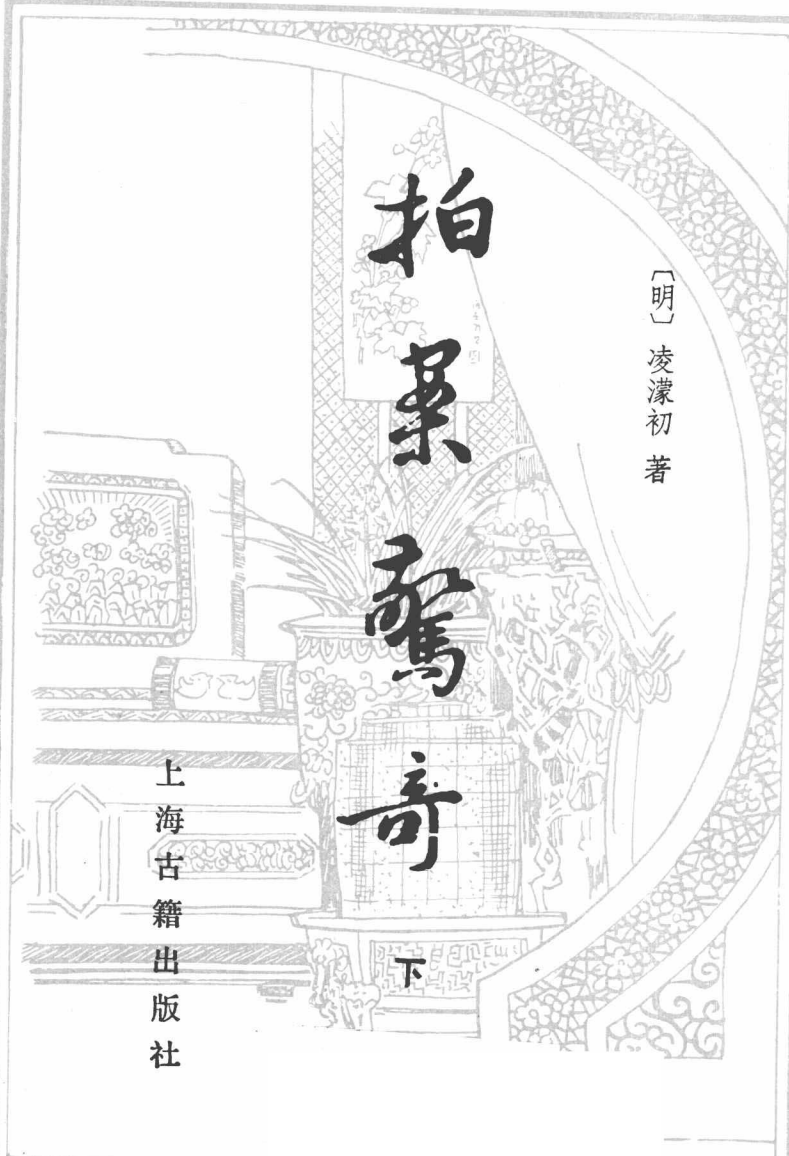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

〔明〕凌濛初 著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拍案驚奇

(全二冊)

[明] 凌濛初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55.875 插頁 4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186·149 定價: 30.00元

(內部發行)

拍案驚奇卷二十一

袁尚寶相術動名卿、鄭舍人陰功叨世爵、

燕門壯士吳門豪、筑中注鉞魚隱刀、

詩曰
感君恩重與君死、泰山一擲若鴻毛、

話說唐德宗朝有個秀才南劍州人姓林名積字善甫爲人聰俊廣覽詩書九經三史無不通曉更兼存心梗直在京師太學讀書給假回家侍奉母親之病、母病愈不免再往學中免不得暫別母親相辭親戚隣里教當直王吉挑着行李迤邐前進在路但見
或過山林聽樵歌於雲嶺又經別浦聞漁唱於

烟波或抵鄉村、却遇市井、纔見綠楊垂柳、影逃
幾處之樓臺、那堪啼鳥落花、知是誰家之院宇、
看處有無窮之景致、行時有不盡之驅馳、
饑食渴飲、夜生曉行、無路登舟、不只一日、至蔡州到
個去處、天色已晚、但見

十里俄驚霧暗、九天條觀星明、八方商旅卸行
裝、七級浮屠燃夜火、六鷁飛鳥爭投棲于樹杪、
五花画舫盡返棹于洲邊、四野牛羊皆入棧、三
江漁釣悉歸家、兩下招商俱說此間可宿一聲
画角、應知前路難行

兩個投宿于旅邸小二哥接引揀了一間寬潔房子當直的安頓了擔杖善甫稍歇討了湯洗了腳隨分喫了些晚食無事閒坐則箇不覺早點燈交當直安排宿歇次日早行當直王吉在床前打鋪自睡且說林善甫脫了衣裳也去睡但覺物癡其背不能睡着壁上有燈尚猶未滅遂起身揭起薦蓆看時見一布囊囊中有一錦囊中有大珠百顆遂收於箱篋中當夜不在話下到來朝天色已曉但見曉霧裝成野外殘霞染就荒郊耕夫隴上朦朧月色將沉織女機邊慨蕩金烏欲出牧牛兒尚

睡養蚕女未興樵舍外已聞犬吠招提內尚見
僧眠

天色將曉起來洗漱罷繫褰畢教當直的一面安排了行李林善甫出房中來問店主人前夕恁人在此房內宿店主人說道昨夕乃是一巨商林善甫見說此乃吾之故友也因俟我失期看着那店主人道此人若回來尋時可使他來京師上庠貫道齋尋問林上舍名積字善甫千萬千萬不可誤事說罷還了房錢相揖作別去了王吉前而挑着行李什物林善甫後面行迤邐前進林善甫放心不下恐店主人忘了

遂於沿路上令王吉於牆壁粘手榜云某年某月某日有劍浦林積假館上庠有故人元珠可相訪於貫道齋不只一日到於學中叅了假仍舊歸齋讀書止說這囊珠子乃是富商張客遺下了去的及至到於市中取珠欲貨方知失去、謊得魂不附體道苦也我生受數年、只選得這包珠子、今已失了、歸家妻子孩兒如何肯信、再三思量、不知失於何處、只得再回沿路店中尋討、直尋到林上舍所歇之處、問店小二時、店小二道、我却不知你失去物事、張客道、我歇之後、有恁人在此房中安歇、店主人道、我便忘了、從你去

後有個官人來歇一歇了，絕早便去，臨行時分付道：「有人來尋時，可千萬使他來京師上庠貫道齋，問林上舍名積。」張客見說，言語蹺蹊，口中不道，心下思量：「莫是此人收得我之物？」當日只得離了店中，迤邐再取京師路上來，見沿路貼着手榜，中有元珠之句，累畧放心，不只一日，直到上庠，來去歇泊，便來尋問，學對門有個茶坊，但見

木窗高懸，紙屏橫掛，壁間名畫，皆唐朔吳道子丹青，院內新茶，蓋山居玉川子佳茗。

張客入茶坊喫茶，一罷，問茶博士：「道此間有個林上」

舍否博士道上舍姓林的極多不知是那個林上舍
張客說貫道齋名積字善甫茶博士見說這個便是
個好人張客見說道是好人、心下又放下二三分張
客說上舍多年個遠親不相見怕忘了若來時相指
引則個正說不了茶博士道元的出齋來的官人便
是他在我家寄衫帽張客見了不敢造次林善甫入
茶坊脫了衫帽張客方纔向前看着林上舍唱個喏
便拜林上舍道男兒膝下有黃金如何拜人那時林
上舍不識他有甚事但見張客簌簌地淚下哽咽了
說不得歇定便把這上件事一一細說一遍林善甫

見說便道不要慌物事在我處我且問你則個裡面有甚麼張客道布囊中有錦囊內有大珠百顆林上舍道多說得是帶他去安歇處取物交還張客看見了道這個便是不願都得但只覓得一半歸家養膳老小感戴恩德不淺林善甫道豈有此說我若要你一半時須不沿路粘貼手榜交你來尋張客再三耶肯都領情愿只領一半林善甫堅執不受如此數次相推張客見林上舍再三再四不受感戴洪恩不已拜謝而去將珠子一半於市貨賣賣得銀來恰在有名佛寺齋僧就與林上舍建立生祠供養報答還珠

也是個
不負心
約

之恩善甫後來一舉及第詩云

林積還珠古未聞 利心不動道心存

暗施陰德天神助 一舉登科耀姓名

善甫後來位至三公二子歷任顯宦古人云積善有
善報積惡有惡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惡之家必
有餘殃正是

黑白分明造化機 誰人會解劫中危

分明指與長生路 爭奈人心着處迷

此本話文叫做積善陰騭乃是京師老郎傳留至今
小子爲何重宣這一遍只爲世人貪財好利見了別

人錢鈔昧着心就要起發了、何況是失下的一發、是應得的了、誰肯輕還本主、不知冥冥之中、陰功極重、所以裴令公相該餓死、只因還了玉帶、後來出將入相、實諫議命主絕嗣、只爲還了遺金、後來五子登科、其餘小小報應、說不盡許多、而今再說一個一點善念、直到得脫了窮胎、變成貴骨、說與看官們一聽、方知小子勸人做好事、的說話、不是沒來歷的、你道這件事、出在何處、國朝永樂爺爺未登帝位、還爲燕土其時有個相士、叫做袁柳莊、名珙、在長安酒肆遇見一夥軍官打扮的、在裡頭喫酒、柳莊把內中一人

看了一看、大驚下拜道、主公乃真命天子也、其人搖手道、休得胡說、却問了他姓名去了、明日只見燕府中有懿旨、召這相士、相士朝見、擡頭起來、正是昨日酒館中所遇之人、元來燕王裝做了軍官、與同護衛數人出來微行的、就密教他仔細再相、柳莊相罷、稱賀從此燕王決了大計、後來靖了內難、乃登大寶、酬他一個三品京職、其子忠徹亦得蔭爲尚寶司丞、人多曉得柳莊神相、却不知其子忠徹傳了父術、也是一個百靈百驗的、京師顯貴公卿、沒一個不與他往來、求他風鑑的、其時有一個姓王的部郎、家中人眷

不時有病一日袁尚寶來拜見他面有憂色問道老先生尊容滯氣應主人眷不寧然不是生成的恰似有外來妨礙原可趨避部郎道如何趨避望請見教正說話間一個小廝捧了茶盤出來送茶尚寶看了
一看大驚道元來如此須臾喫罷茶小廝接了茶鍾
進去了尚寶密對部郎道適來送茶小童是何名字
部郎道問他怎的尚寶道使宅上人眷不寧者此子
也部郎道小廝姓鄭名興兒就是此間收的未上一
年老實勤緊頗稱得用他如何能使家下不寧尚寶
道此小廝相能妨主若留過一年之外便要損人口

豈止不寧而已。部郎意猶不信道。怎便到此。尚寶道。
老先生豈不聞馬有的盧能妨主。手版能忤人君的。
故事麼。部郎省悟道。如此只得遣了他罷了。部郎送
了尚寶出門。進去與夫人說了。適間之言。女眷們見
說了這等說話。極易聽信的。又且袁尚寶相術有名。
那一個不曉得。部郎是讀書之人。還有些懦弱未服。
怎當得夫人一點疑心之根。再拔不出了。部郎就喚
興兒到跟前。打發他出去。興兒大驚道。小的並不曾
壞老爺事體。如何打發小的。部郎道。不爲你壞事。只
因家中人口不安。袁尚寶爺相道。都是你的緣故。沒

便是好
侯非無
稱之流

奈何打發你在外去過幾時。看光景再處與兒也曉得。袁尚寶相術通神。如此說了。畢竟難留。却又捨不得。家主大哭一場。拜倒在地。部郎也有好些不忍。沒奈何。強遣了他。果然與兒出去了。家中人口。從此平安。部郎合家。越信尚寶之言。不爲虛謬。話分兩頭。且說與兒含悲離了王家。未曾尋得投主。權在古廟棲身。一日。走到坑厠上。痔屎只見壁上掛着一個包裹。他提下來一看。乃是布線密紮。且是沉重。解開一看。乃是二十多包銀子。看見了。伸着舌頭縮不進來道。造化造化。我有此銀子。不憂貧了。就是家主趕了出